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
谚语文化研究

李树新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

谚语文化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田野调查”成果

李树新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谚语文化研究/李树新
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7-100-17246-2

I. ①达… II. ①李… III. ①达斡尔语—谚语—
文化研究②鄂温克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谚语—文化
研究③鄂伦春语—谚语—文化研究 IV. ①H222.3②
H223.3③H2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994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谚语文化研究

李树新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246-2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4

定价:96.00 元

本书获得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多民族谚语整理与研究”经费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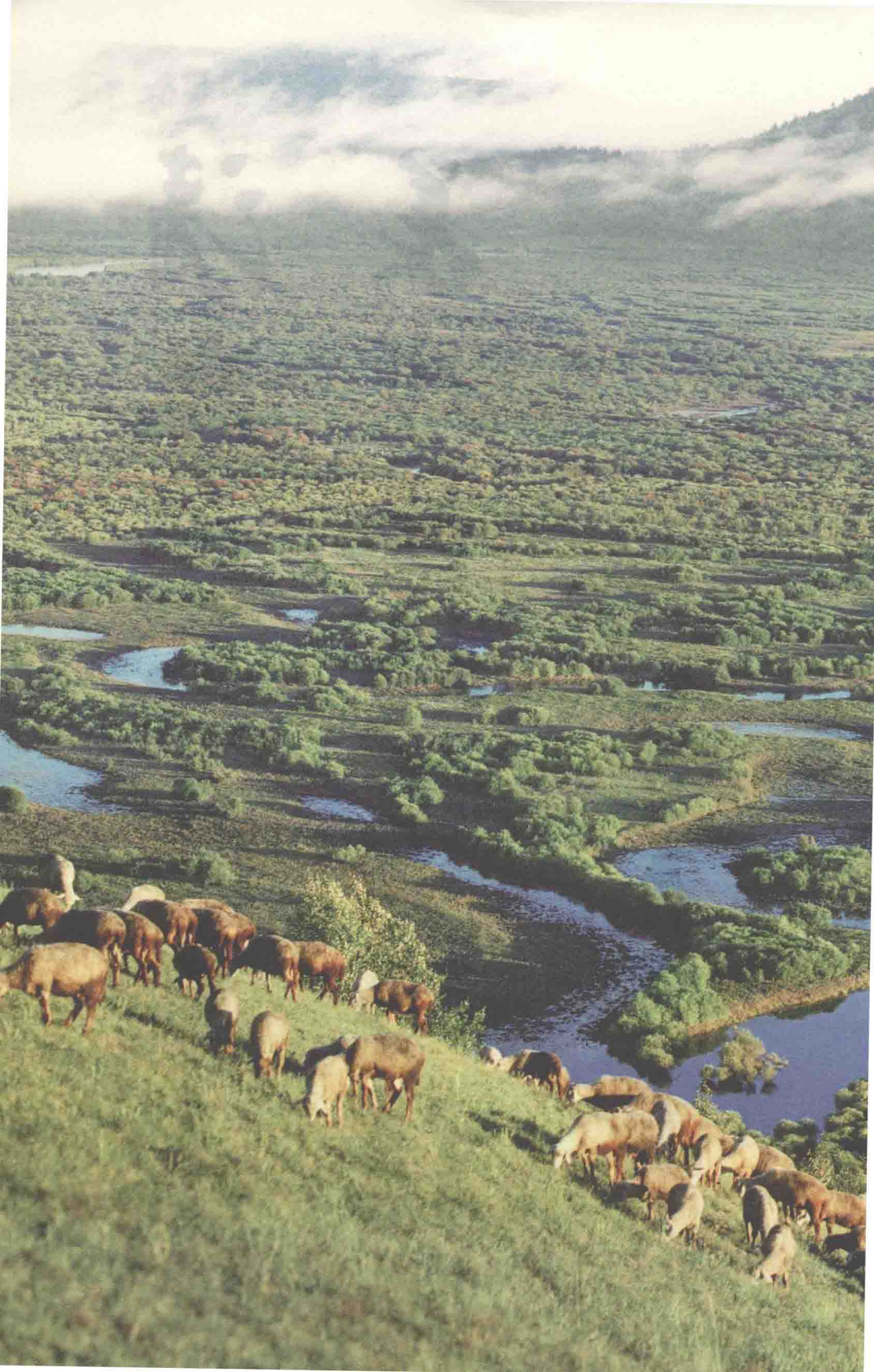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研究基地基金支持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出版基金支持

清澈的水是泉水
美妙的話是諺語

馬成青書







大兴安岭森林湿地（北群摄）

目录



争雄 (郭伟忠 摄)

序

谚语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谚语文化研究》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谚语文化研究》一书即将付梓，树新教授要我写个序，我欣然答应。读了这部新著，我认为该书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突出，语料丰富，研究视角独到，研究内容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科学性和系统性。我很赞赏树新教授长期以来在谚语研究，特别是在中华多民族谚语研究上所做的探索和努力。

20世纪20年代初，郭绍虞先生就深入揭示了谚语的本质特点。他在《谚语的研究》中说：“谚是人的实际经验之结果，而用美的言词以表现者，于日常谈话可以公然使用，而规定人的行为之言语。”郭绍虞先生说，这个定义虽是单由于谚字的语义综合而建立的，有时或者犹恐不能适用于一切的言语，不过谚的主要性质，总不能外是罢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谚语。我主要做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研究，长期以来，在与少数民族的接触中，深感谚语在语言中的重要作用。每个民族在日常的语言生活中，都会不断使用集中体现民族智慧的谚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提高语言交际的效果。一句短短的谚语，在语言交际中会深深打动你的心，比一大段话更能使你受到感染和启示。人们在对于子女的教育、对善恶的表态、对生活中欢乐的表达中，谚语起了很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谚语运用得怎样，是衡量一个人语言水平高低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看到，有智慧的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往往是使用谚语表达自己情感的能手。

我年轻时在边疆景颇山寨学习景颇语，景颇语中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的谚语深深感染了我。景颇族谚语的主要特点，一是生动性、鲜明性，让听者印象深刻，受到感染；二是富于哲理，话中有话，弦外有音，要经过思考才能悟出其真正的意义。比如，“和尚吝啬梳子”，用来比喻吝啬鬼，自己用不上，还不愿给人，听起来比说“你别小气”更有效果。又如，“在黄牛面前拉二胡”比喻批评不看对象，“好话不入耳，好药味不甜”比喻不要只看表面。还有“盐放多了自己能知道，话说多了自己感觉不到”“水涨，筏高”“像布谷鸟一样会选择时机”“容貌不变，思想会变”“树弯看得见，人心见不着”等，也极为富于哲理、生动有趣。

景颇族的谚语具有强烈的民族性，谚语所说的内容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用来比喻的也是群众最熟悉的事物。例如“只有扔烂叶的坡，没有扔兄弟的坡”“竹子不裂缝就不会进水”“走远路先问路，做事情先看榜样”“对大象拉二胡”等，都是景颇族特有的表达，是景颇族语言的精华。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三个民族。这三个民族在历史上居住地域邻近，有着许多相同相近的文化，有着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人民依据自己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总结、提炼出了大量具有较强哲理性、科学性、实用性的谚语。这是他们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长期观察的艺术总结，是用有节奏的语言和完整的形式，典范地表述劳动人民的斗争经验和思想感情，并富有教育意义的民间语言。开展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谚语研究，无论是从濒危语言保护的角度，从多民族谚语比较研究的角度，还是从谚语文化价值挖掘的角度，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这部大作共分八章，既论述了这三个民族的谚语与民族起源及发展、自然环境、宗教文化、生产生活、文化价值观等的关系，还剖析了谚语的表义特征、修辞特征和形式特征，并附有这三个民族谚语的精选

辑录，内容非常丰富。通观全书，我认为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华谚语是古往今来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谚语，是中华民族谚语系统的集合，具有同一性和多样性的基本特征，是中华民族祖祖辈辈流传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本书收录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谚语，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民族语言谚语的珍贵语料，大大丰富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宝库。近几年来，我国少数民族谚语的搜集、翻译、整理与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各民族谚语选的问世如雨后春笋，不仅大大丰富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宝库，而且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文化交流，因此，开展少数民族谚语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第二，本书视角宏大，有完整的系统性。谚语是对一个民族世代社会生活经验的观察和思想信念的记录，但一条条谚语又都比较零散，不加以梳理很难看出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本书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将谚语纳入了民族的历史起源、自然资源、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以及表义特征、修辞特征、韵律特征的框架内，堪称是一部有价值的系统的谚语个案研究。

第三，谚语是语言中的精华和瑰宝，它像一面镜子，鲜明、形象地反映了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风土人情，它是语言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径。本书通过对谚语的描写和分析，既充分展示了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文化特定的社会背景，又通过文化背景、文化模式的描写展示了谚语语义形成、引申、发展的轨迹，进而揭示了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心理，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语言和文化水乳交融的关系。

第四，本书对蕴含在谚语中这些朴素而丰富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挖掘，十分值得肯定。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在长期的山林生活中，养成了自己特殊的民族气质和民族精神，这些气质和精神通过谚语直观展现地在我们面前。达斡尔族说“天下父母的恩情，比天高大比地

深”，鄂伦春族说“自己尊敬老人，儿女也会尊敬自己”，这两句谚语都说出了父母对于孩子的深厚恩情与尊敬老人的重要性。达斡尔族谚语说“人民爱国家，国家才安定”，说出了热爱祖国与民族发展的重要关系。鄂温克族谚语说“牛羊不入山，树林长得欢”，揭示了草原文化蕴含的生态文明的意义和价值。鄂伦春族谚语“不敢进深山，难成好猎手”“办事要靠智慧，狩猎要靠勇敢”“害怕黑夜穿密林，不算真正的猎人”“石头再大隔不断流水，森林再密挡不住猎骑”“直树长在山峰顶上，勇敢的猎人长在森林里”，体现了鄂伦春人面对生存环境威胁时勇敢无畏的精神。再比如达斡尔族谚语“有桥河壮观，有客家兴旺”，鄂温克族谚语“不友好接待来客，出门也无人关照”，鄂伦春族谚语“山美引飞禽，歌美招贵客”等，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热情好客的文化传统和友善精神。达斡尔族“只重美貌相爱的人，一旦美貌失去感情也淡薄”，鄂温克族谚语“心上的花浇水才鲜艳，看上的人交心才情深”，鄂伦春族谚语“白桦树要有青松相配，巧手姑娘要好猎手来娶”，则说出了这三个民族朴素的爱情观念。这些谚语通过比拟、象征等手法，融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事情入谚，将朴素真挚的情感化入谚语，具有十分妥帖的表达效果。

我们知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成员共同认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共同遵循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具有对内动员和凝聚民族力量，对外展示和树立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中华文化是中国 56 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积淀下来凝固而成的，各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既是本民族文化精华，也是中华民族认同的主要依据。该书展示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各民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交融、相互依存、互动促进、协调发展，共同谱写了壮美诗篇，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挖掘蕴含在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谚语中的朴素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具有掘宝的意义，这对于系统地总结和展示中华多民族

谚语共有的文化价值，构建和弘扬现代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五，达斡尔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均属阿尔泰语系，本书对达斡尔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谚语的语言特点进行了描述，呈现了达斡尔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的语言个性。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谚语用句紧凑明快，复句多于单句，整齐自然，生动活泼，便于记诵。从修辞角度来看，这三个民族语言的谚语辞格多样，尤多比喻、夸张、对比、比拟之言，使谚语具有了形象性、通俗性的特点。此外，这三个民族语言的谚语合辙押韵，在语音上呈现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的特点，在韵律的形式上也具有韵律感、节奏感，语势上下连贯、酣畅淋漓，别具特点。

树新教授长期从事语言与文化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地勤奋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特别是汉族谚语和少数民族谚语研究，功底深厚，视觉敏锐，创新力强。这部具有基础作用和理论价值的著作问世，值得祝贺。它必将对我国的谚语研究和文化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对语言学、修辞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都会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我愿意在此呼吁人们对中华多民族谚语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并且热切期待有更多很好的关于中华多民族谚语研究的成果问世。

是为序。

戴庆厦

2019年2月18日于北京



大兴安岭桦树林 (孔群 摄)

引言

“三少民族”人口在空间上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征。民族乡，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的乡级行政区域。

一、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概况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居住着 56 个民族，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在这一大家庭中，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三个民族在历史上居住地域临近，有着许多相同相近的文化，有着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人口数量都比较少，所以人们又称这三个民族为“三少民族”。“三少民族”人口在空间上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征，人口除居住在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的民族乡外，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地理区域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

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源流》中提到的一个部落名称——“达奇鄂尔”，据考就是“达斡尔”的汉文译写形式。清康熙初年，出现了“打虎儿”的译名，后来又常译为“达胡”“达虎里”“达呼尔”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意愿，统一定名为“达斡尔”。“尽管这个称呼在明末清初才较多地记载于史籍，但是，在此很久以前，达斡尔族就已经生息、繁衍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土地上了，是一个具有久远历史文化的民族”^①。达斡尔族主要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黑龙

^① 毅松、涂建军、白兰，《达斡尔族 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文化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7 页。

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我国大陆的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达斡尔族分布。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达斡尔族人口有131992人,其中内蒙古自治区有76255人。人们是这样赞美达斡尔族的:“依山傍水是我世代的家,驾鹰放排是我豪情的挥洒。莫力达瓦山峰高耸入云端,心中敬仰日月崇奉白那查。田园牧歌是我描不完的画,篝火烈酒是我热情的表达。纳文慕仁江水奔流向大海,传递千年神奇拥抱大中华。啊,我的达斡尔啊达斡尔,你是我的生命我的爱,愿为你燃烧愿为你沸腾,去创造一个个灿烂辉煌的梦。”

鄂温克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是我国22个10万人口以下的少数民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鄂温克族曾被称为“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直到1957年年底,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导下,才根据鄂温克族人民的愿望,统一恢复了自称——鄂温克。“鄂温克”这一自称,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住在山南坡的人们”。从这一称呼可以看出,鄂温克族先民的生产生活离不开山林。鄂温克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与黑龙江省讷河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城地区也有少数鄂温克人居住。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共有鄂温克族30875人,其中内蒙古自治区有26139人。鄂温克人“生性自由豪放,热情好客,在日渐都市化的世界中更显独特的可贵价值。那些圆木搭起的‘撮罗子’,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无拘无束的豪爽性格,是延续了多少年的民族文化表征。在56个民族中,他们那种具有特色的驯鹿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瑰宝”^①。

鄂伦春族也是我国北方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鄂伦春族人口共8659人,其中内蒙古自治区有3632人。鄂伦春族,自古以来生息繁衍于我国东北地区,在我国的史籍文献中,鄂伦春族亦被记载为“俄尔吞”“鄂尔春”“俄罗春”“俄伦春”“鄂伦春”等。“鄂伦春”这一名称于清朝初年始见于文献记载,含义通常

^① 黄任远、黄定天、白杉、杨治经,《鄂温克族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页。

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住在山岭上的人”，一种是“使用驯鹿的人”。“清王朝以前各朝代，鄂伦春人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直到库页岛的广大地区”^①。曾有这样一段优美的文字来描述鄂伦春族：“在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有一个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其基本经济形态的勇敢强悍的北方民族——鄂伦春族，他们世代代生息繁衍在我国东北边疆大小兴安岭一带，与生活在黑龙江、内蒙古的其他兄弟民族一起，保卫、开发和建设祖国的北疆。同时，鄂伦春族也以反映本民族独特生活习俗的十分发达的口头文学，丰富和发展了北方民族文化。鄂伦春族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以其深刻的文化意蕴，为我国的文化长廊增添了极富文化意义的画卷。”^②

达斡尔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均属阿尔泰语系。他们的语言为中国历史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为中华文明增添了辉煌的色彩。

达斡尔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分支，“是一种古老的语言。从目前研究取得的成果看，达斡尔语与古代的契丹语言有着一定的相承关系，在对《蒙古秘史》的语言研究中，我们发现达斡尔语与13世纪的蒙古语有着许多相同之处，而现在蒙古语却与之不尽相同了”^③。“鄂温克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洲—通古斯语族通古斯（鄂温克）语支……分为布特哈、莫尔格勒、敖鲁古雅等三大方言。其中布特哈方言即‘索伦’鄂温克语，又分为辉河、伊敏、莫和尔图、阿伦河、诺敏河、讷河等地方方言。在‘索伦’鄂温克语的阿伦河、诺敏河方言中，鄂温克语词汇的保存和发音都比较好；讷河方言中虽然鄂温克语词汇保存的也比较多，但有时稍微使用一些达斡尔语词汇……”^④鄂伦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北通古斯语支。

① 何群，《环境与小民族生存——鄂伦春文化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

② 徐昌翰、隋书今、庞玉田，《鄂伦春族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③ 毅松、涂建军、白兰，《达斡尔族 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文化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④ 同上注，第183页。